

沈乃文 主編

明別集叢刊 第三輯

第三十七冊

黃山書社



國家出版基金項目
NATIONAL PUBLISHING FUND PROJEC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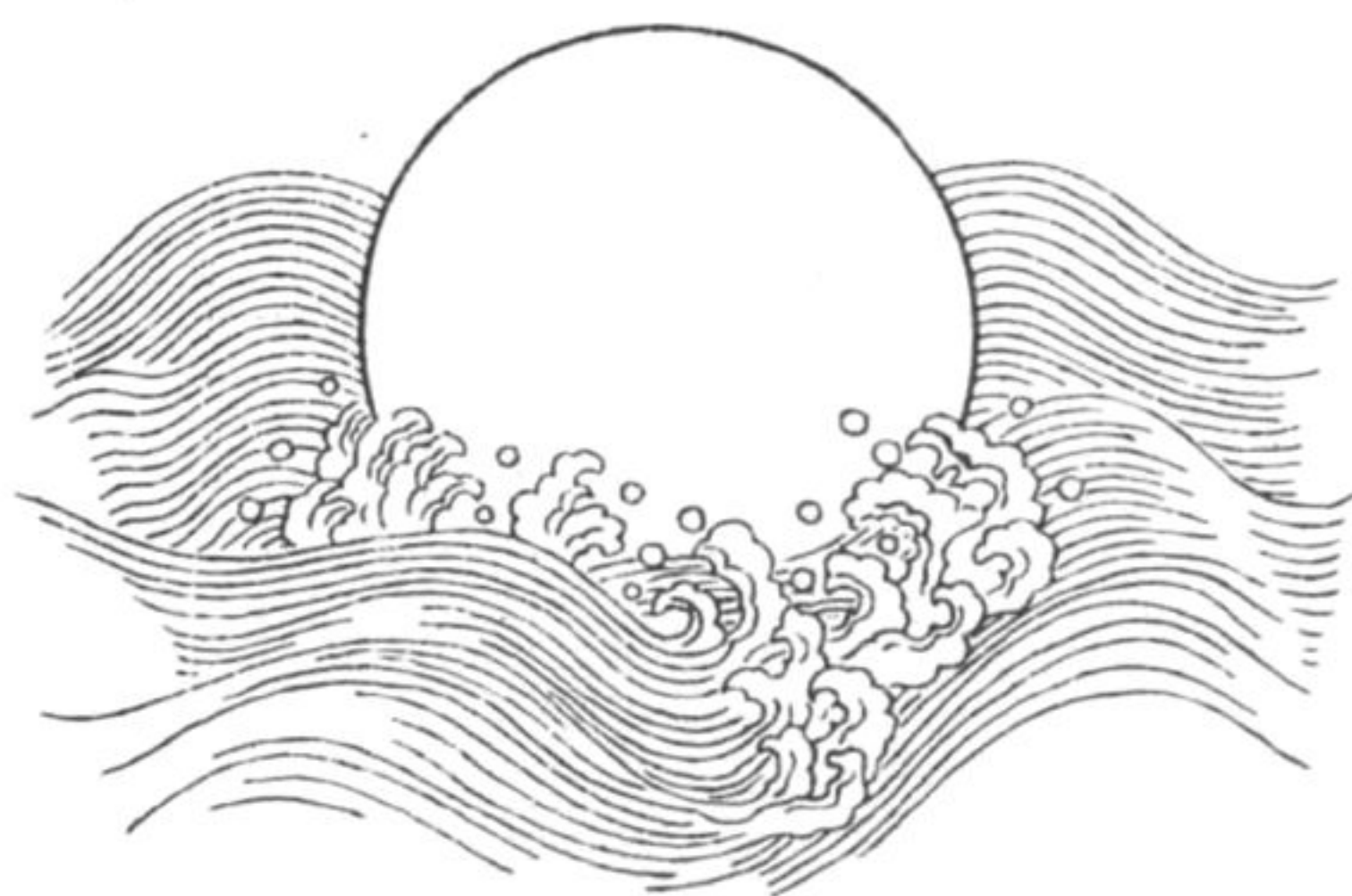
『十二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
2011—2020年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重點項目

沈乃文 主編

明別集叢刊 第三輯

第三十七冊

黃山書社



(明)王世貞 著

弇州山人續稿二百七卷
目錄十卷(二)

明萬曆刻本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四十七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序

吳明卿先生集序

吳明卿二十六而經術成先御史大夫識之爲其省之第一人二十七而登進士第始受古文辭與不佞二三兄弟善明年進于李于鱗于鱗亟稱之入泰廟掖爲中書舍人居二年拜兵科給事中已而古文辭成已而中媚者得藩幕之下僚自是再補郡司理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四十七

同守郡再真爲守一視學政爲臬副一參省政獲中媚者明卿楚人也而所歷宦燕及東楚閩粵貴族大梁足跡當天下半五十二而歸卧下帷之數者垂十年而買舟下大江入吳哭先大夫之墓於東海還憇余弇園則貌益腴神益王且盡出其生平詩文會若干卷余得而盡讀之乃歎曰文故有極哉極者則也揚之則高其響直上而不能沈抑之則卑其分小減而不能企縱之則傷溢而無所底歛之則鬱塞而不能暢等之於樂其輕重弗調弗成奏也於味其穢澹弗劑弗成饗也自吾束髮而窺此道者垂四十年

而其人一二三邁也自夫有聲之文與不韻之詞岐逕而能兼者則不一二邁也夫所邁一二人而明卿與焉當其始之爲五七言近體也不揚而企不抑而沈縱不至溢歛不鬱塞見以爲無大喻人值之而無不啻乎後者則明卿之所詣則也別明卿之亡何而古體如之矣既而樂府如之矣結撰序記志傳之類復如之矣則所謂能岐徑而兼者也噫嘻明卿其弗可及也已侍明卿行者王行父氏從旁曰子以吾先生楚人也楚於德靖間最多才子子若以吾伯父稚敏噤矢之而顏廖童張孫氏父子翼焉子以爲疇偶不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四十七

安撫然久之始應曰以子伯父庶幾乎哉然歟否乎前二千年而楚有屈左徒宋大夫者其決策辭命妙天下然佚弗載所載獨騷賦固足以新一時之目垂映乎後世然其時朴未盡雕變未盡備以故不獲自見于五七言古近體及諸序記志傳之屬而明卿諸結撰稱之獨於騷賦未有繼也夫合三子者爲一楚才以一楚才蔽全楚則已足而又何他擬焉雖然使屈左徒宋大夫而至今在其爲明卿亡論明卿甫六十餘貌腴而神王所不足者非年又安知其不遂掩有屈宋也行父氏曰善日新之謂盛德富有之謂

大業請藉以弁飾焉爲吾先生日新勸而富有之大業助

龔子勸詩集序

唐以詩賦程士士之繇科第進者往往濡首於詩而其大究亦多工於詩而拙於政至明而程士必經誼而課吏必政術蓋弘德以前一受符試郡縣則日夜碌碌奉刀筆未有能及吟咏之事者二三豪雋雖稍不爲考功令所束然其大究尚工於政而拙於詩唐之詩人獨韋左司白香山皆連典劇郡皆爲吾蘇州刺史而白公又爲杭州皆有惠利之政其政不爲龔州山人續稿卷之四十七 三

得而習之渢渢乎其調也雋乎其味使人易知而難忘若古體之於左司近律之於香山當其所得意匪甲而乙不至相徑庭也史固稱左司性高簡所至多焚香燕坐條然物慮之表香山數以直言謫外晚節與緇黃相還往通曉其理知足少欲不愧名字余嘗一再接龔君雖不能盡得其人于其詩見一斑矣操觚之士問有左袒左司者以左司澹而香山俗第其所謂澹者寓至濃于澹所謂俗者寓至雅于俗固未可以皮相盡也當與龔君共味之

周氏族譜序

龔州山人續稿卷之四十七

四

吾州故自崑山而割天下之姓毋若周而周姓無若崑山崑山之周若大司寇若少司寇若憲僉若郡牧若吾州之爲大叅爲郡牧者各以其族顯盛而不相通然未有若春陵之周最古而最不廢其業周之在春陵其畱而在營道者則爲元公惇頤輩以道學顯割而永明者則爲金紫光祿大夫堯卿輩以政術顯至承直郎世德避虜南居晉陵再世有子曰邦彥又自晉陵徙吾郡其醫術益精博有四子皆以詞賦取名第第三子天驥又自郡徙崑之茅家橋自是葬地在大虞浦南北有二壠天驥生待補進士津津生教

諭大任大任生教諭良能又徙太倉之八府橋令所
稱大橋者也壽八十一良能子維新復大以醫顯壽
亦如之維新生子碩是曰坦齋翁壽九十三碩子砥
是曰容膝翁用薦歷郡幕凡四十餘年數徙不移秩
官過而亦至八十二有子曰康蚤卒子願願景
子全全子煒煒爲人長者有子曰應元應元跋
子曰維自鏗之先世世爲嫡長以故於行最早而獨
稱大宗願之後至鏗皆單傳凡六世以故稱叔祖父
兄弟者若而人而皆不在五服之內自砥而後世世
余州山人續稿卷之四十七

雖受儒而不廢醫其儒以醫奪之故不能取官位
醫至應元益大顯應元所居猶良能置而其藥扁爲
趙承古而頰書余故與之善時時飲樓中應元聞出
其容膝翁所纂譜欲乞余序而余未之應也應元卒
乃使續成之嗚呼吳郡之華腴太半自中原徙繼
往邇連取高位埒素封崇薨接輅豔人耳目然不易
世而不能保其家又不易世而不能保其丘墓鏗之
先徙自中原者四百年矣其來吾太倉者亦二百五
十年矣而鏗之故居尚巋然而二壠尚鬱然又熊纂
容膝翁之譜以合其族族之至者雖不必擁車騎盛

冕服而恂恂然有孝弟力田之風豈亦非幸也耶鏗
爲大宗子勉之惟恒可以醫維禮與信可以恒以禮
信而恒矣可以醫亦可以儒且夫能使周世世不絕
者身何必傾邑而族何必清潁也耶

澹游編序

來不疑者名相如不疑其字也或云非來不疑也而
自豫章過我則嘗汎彭蠡橫大江擘鐘山石城之勝
偃息於金焦者久之而後歸歸而復出則西陟白巖
黃山之顛下訪汪伯玉兄弟於猗中道逢李本寧相
與避暑西湖者兩月餘而始過弇園已盡出其素懷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四十七

六

詩名之曰澹游編而謂余曰子知我之所以名澹游
乎哉夫人步武而外卽皆游也雖然游未有能澹者
也聖賢之托欲以極世疇物次而名者欲得其所謂
名利者欲得其所謂利而已微起於中而感於外是
安能澹今夫澹者之爲游也若萍浮於江湖而適相
值者昔冠遠游而籠鬪於一室之內四體若束濕
以爲天下之累無踰我者今幸而獲被褐離疏以從
釣叟漁父之後時而山流而水靜而卉木動而人物
觸目而供吾樂而吾無所與也吾今而後知游者之
有澹而天下之能知澹無如我者余甚稱之已而讀

其詩曰子之自說游則子之詩何以穠至有味也得無有名者在乎不疑曰否否詩出吾臆而吾亦無所與也子自以為穠至吾不知爲其穠至也余乃益服曰游哉哉指吾弁之南而有吾弟圖又南而有吾師之站曰是皆前子而游者也子可以終身矣

四游集序

京山李本寧氏弱冠而成進士讀中秘書晉領太史者幾十年間以出入燕趙地縱觀西山八陵及禪林蓮勺之勝則其集宴餞紀事標志之篇十而八覽眺之篇十而二其編曰北游而竟以失絳灌意出參關

弁州山人續稿

卷之四十七

七

中紫微省遷副其具專督學事往來於三輔秦隴關得以窮終南二華昆明大液之蹟蓋官中之篇與輶軒所采十各得五其編曰西游乃至移省中州以方伯公憂服除不仕買輕舸而東弔鸚鵡歌黃鶴陟匡廬汎彭蠡轉入徼中晤汪伯玉遂宿黃山白嶽下錢唐訪伴松三竺六橋者兩月餘翩然而訪我東海則賦覽之篇十而六期集贈別十而四而官中不與焉其編曰東游本寧之訪我盡出其三編而曰別子且汎大湖登縹緲莫釐之顛而觀日月出没因轉之陽羨探張公善權玉女之幽奇退而受簡以足東游之

所未備然後歸歸則循洞庭升衡嶺度大庾而謀宿羅浮且竟嶺右之各山水著之篇什則當日南游編合之爲四游集是集也序當以屬子而聞子行有筆札戒以子今序則恐不能四以待子異日則恐不及子奈何余竟得卒業焉見其北游之編宏俊爽暢若子虛之新奏西游之編鉅麗沈雄與上林爭勝而至東游則神逸而志疑盡祛朝市之翳而納以山川之靈幾於化矣因作而歎曰昔嚴夫子有云州有九游其八斯本寧志哉然未聞其能鑄辭摠蘊如本寧也子長之游庶幾矣夫其所自述十歲而誦古文二什

弁州山人續稿

卷之四十七

八

而南游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漢江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厄園鄒薛彭城過梁楚以歸於是仕爲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畧印笮昆明還報命當時不知其所記志者何許所咏歌者何許第史記之文成而儒林先生若以爲得遊助其後李白自翰林供奉出而浪跡于太行之東遂下金陵栖匡廬航牛渚武昌之南夜郎之北無所不寄暢而其詩途神於唐又焉知非得游助也本寧今之太史公也而又李姓自供奉出其跡亦相似吾不暇辯其詩若文視二君子何若意者殆兼之

矣南浙之不知然觀日勝思日益奇以此爲二君子
夫又何難哉本寧年未四十而至上下大夫官貴於二
君子且欲以誇本寧本寧當不受也

岑公集序

岑公者南直臣也父曰方伯公萬岑君之在嘉靖
本以名司理入補南垣而屬世廟晏駕穆宗
初即位首上書論贊聖德陳時弊革故鼎新皆鑒
鑒中窻而至於獎忠諫徵耄逸表節誼蓋三致意焉
朝上而夕無不報可若白簡之所論隨必巨奸有貴
勢憑藉天下之所不敢言者君名日益以重而敵自
奔州山人續稿卷之四十七
盜以樹旣用久次出守紹興而君所糾擿大臣濫
用事與中貴人結而假上旨以非時考察得盡脩
其缺而君削秩外補去爲閩海八品幕官墨墨不自
得君死而大臣敗諸外補人以次登進至於今有自
田間破例而還故官而君竟以死不復振矣當君之
在事日余兄弟屏匿田間不能知君而君疏及之至
中興諫官選而最後遇君鄉人今虞部郎歐楨伯頗
能道君亮志苦行欣然慕說文學節概之士而所撰
著亦稱之及君死之十餘年而余友支氏督嶺

南學慨然慕君之風試取其上所上奏藁并旁搜其詩
文盡梓而行之貽書世貞使爲序然所謂詩若文僅
百餘篇而筆尺之牘半之雖皆清雅有矩矱而驟見
之若以爲寥寥無當者余故嘗攷陸敬輿奏疏其在
翰林中書日所論建陳閉亡慮數百篇而它集之爲
詩若文者遂不能名一章豈敬輿尚有所短耶然十
八而進士高第舉博學宏詞入翰林應制鼎和敬輿
豈復有所短者抑敬輿自草之而自削之以爲雕重
之技壯夫有所不爲耳不然或其家之不能守或中
人所忌而故佚之也然至於今而誦其奏疏光景煥
然若新而志士才臣引以爲著蔡爲指南愈久而
不衰知敬輿之籍托故在此而不在彼也岑君敬輿
流亞也其無所待於茲百篇之寥寥審矣乃
氏之興賢采風尤有取焉聊爲序之

喻邦相杭州諸藁小序

曹子念致喻杭州邦相所爲詩文若干篇余讀之不
覺爽然歎曰咄咄逼人乃爾哉昔君苗見士衡文而
輒欲燒筆硯余且欲燒筆硯矣而後見士衡文余故
不能若君苗之畏之然而樂有所托也邦相之文氣
雄而調古馳驟開闔不法而法乃其持論往往出入

意表歌辭亦稱是杭州東南大都會試牘訊牒百信於它郡而使車之往來殆猶機織然置酒修饋夜而至丙猶未已且有二臺九監司之倫皆南面而責期會即邦相分身應之猶有所不足而胡以沛然於古文辭也古之快吏毋如劉穆之稱其朝發尺牘亭午得百函耳聽目視口斷手批又間以宴會鬪酢吟噓談議俱有旨會然不聞能爲古文辭白樂天蘇子瞻之刺杭州亦名能工吏事不廢客於古文辭最爲博麗矣然其位尊而其望隆無上官期會以欲其翰墨之畧則邦相其猶難能哉後之君子必將曰僕

弇州山人續稿

卷之四十七

二

見邦相茲編而燒筆硯也亦甘之矣

鄭獮菴先生集序

徽地險而沃其人行賈徧天下以財相傾高而成弘之際乃有程克勤先生者出而以古文辭名世程先生之於文宏肆辨博詩亦埒之然不肯爲精思以求超乎一代之格當時和之者不知其鄉幾何人亦不復有與程先生並稱者歲一甲子而爲嘉隆之際汪司馬伯玉氏始一大倡之其格非西京而上毋程其語非先秦而上毋述左案韃右鞭弭以長驅乎中原於是徽之俗盡絀其鋒刀以從事楮墨彬彬洋洋幾

與昔之稷下西湖並雅蓋自有汪司馬氏而程先生之名幾晦今年秋余且謝茲役一日自弇園僕行而歸望靖有伏謁道左者髮種種矣楚服而免其饋搏賴不休怡問之曰余鄭綺之再從弟叔夏也綺同年之最長者問何所求曰使我有求于口腹則吾歛之水可以樂饑而何必走千里而謁子出其足曰是皆胝矣已出其袖草曰是吾王父獮庵公之詩若文也非子惡能傳余受而卒讀焉則故程克勤先生客也其齒少於先生而先生愛之與相倡和頗夥度鄭公之才不能如程先生高而根抵理道有矩矱善持論

弇州山人續稿

卷之四十七

三

亦有足相當者余乃歎曰以子王父之業不顯於先生日而欲以茲日顯則甚難當子王父自歛以業顯必易而子王父隱而秘之則甚長者子不病難必欲及而身以顯于王父則甚孝且而兄世之所稱循吏也而之先世待制勝國之殉節臣也某共爲子職者也其浸遠矣且吾欲忍子不能忍子千里之足雖然吾又安能爲子王父顯子其亟歸質之汪司馬氏曰程先生於其時足稱大國之賦而無後辭則鄭公之爲邦相何難焉

嚴虞部楨伯歸嶺南詩卷序

南海國楨伯守虞部郎中於留都之三年上書致其事歸天子爲之下太宰太宰惜其材嘆惜者久之而伴予告以行命既下而燕中之士大夫高楨伯之歸者爭爲詩以贈之凡若而人留都之士大夫率醉以餞楨伯於龍江之滸而贈詩者若而人既由京口入晉陵途抵吾吳郡操觚而和之者又若而人楨伯問道訪余於東海盡出篋中所有則爲詩幾五百篇文亦稱是自此而南選錢唐入豫章汎彭蠡度嶺而後叩五羊之城其操觚之士響應而爲詩者當又不知其幾也夫楊巨源者唐之詩人也年七十而謝

弇州山人續稿

卷之四十七

十三

國子司業丞相有愛而惜之者白以爲其都少異絕其祿又爲歌詩以勸之京師之長於詩者亦屬而和之昌黎韓愈舉以比漢之二疏而謂二疏之去有是事否夫當二疏時尚不知有歌詩以侑行色固不能如巨源巨源之時天下久已盛言詩然其傳者有昌黎一片而外何寥寥也毋論途巨源詩即巨源所自爲詩不能超元和長慶之乘而上之且其傳者又何寥寥也明興一代之詩無盛於今日靡不稱大曆而祖黃初亦靡不知有楨伯者楨伯少即已工詩其在嶺南與黎民共名嶺之士得二君而興起不

可屈指數黎君前楨伯三載歸歸而物故今雖不能起之九原與楨伯倡和而其所興起後進之士當不使楨伯落莫也楨伯之齒雖小與巨源埒而精飲數健步履神明之用不衰與時近而越臺之雲遠而羅浮之雪大庾之梅唯杖履之所之又寧若巨源之跡僅一鄉而所指顧某丘某水某樹而已也度楨伯所挾持事事勝巨源若太宰之惜楨伯請予之告與丞相之惜巨源而請不絕其祿其優賢右文之指均而獨世貞之叙諸君詩其辭不能如韓愈楨伯如不以爲辱姑取弁焉可也

弇州山人續稿

卷之四十七

十四

湯迪功詩草序

湯迪功者吾吳中前輩湯琬子重先生也先生少文待詔徵仲數歲而相友善其與待詔齒者翰林孔目九達少於先生數歲者王履吉祿之袁永之其又少者陸子傳稱門人者待詔之子壽承休承彭嘉章皆後先自致其力於詩得列名家而先生韻其間亡所讓諸倡和聯屬相切劇疊雅爲少年所稱慕先生在太學久次謁吏部選當得京朝官而氣力者爲之與援僅受邑丞以去余守尚書郎時先生奉檄至京青衫羸馬以二尺絹掩面去之羣

可辨其鬚髮驟即之若鬢者而其本則戢戢作白體集先生於余大父行每見過輒逡巡却立不敢當敵禮與語官中事墨不對稍次及詩則颺發波涌齒頰

霏霏習習吐芬屑蓋移夕而不倦故余贈先生詩有云逢人羞作吏竟日坐談詩蓋實錄也未幾而先生挂冠歸又未幾而捐館屈指于今三十餘歲矣而其孫少參聘尹始刻其遺集屬余爲之序嗟乎自先生之壯時天下之言詩者已爭趣北地信陽而最後濟南繼之非黃初而下開元而上無述也殆不知有詩詔氏何論先生雖然聲響而不調則不和格尊而

弁州山人續稿

卷之四十七

十五

情實則不稱就天下之所爭趨者亟讀之若可謂情而覈之未盡是也先生與文待詔氏之調和矣其情實諧矣又安可以浮響虛格輕爲之加而遂廢之抑不特詩余嚮者與先生接而所謂待詔諸君子亦半相及今是三十餘年中待詔老壽死祿之子傳壽承休承孔嘉相繼死其他陸叔平俞仲蔚之流亦死而碩果不食僅一周公瑕耳後進之士寧不亦鼓頤吻以繼於作者之場然辭日以華而器日以

於所謂典刑者致餘慨焉今刻先生詩僅四百篇而闕七言歌行五言律散佚當不少其曰湯迪功集者先生秩第八品用徐昌穀例也一曰小隱堂集

詩紀序

嘉靖中故光祿卿北海馮惟訥氏集古詩諸三百篇之所逸而不載以至孔子沒而逮秦者凡十卷漢十卷魏九卷吳一卷晉二十卷自是而南宋十一卷齊八卷梁三十四卷陳八卷北則魏一卷齊二卷周八卷復合而爲隋十卷又外集四卷則仙真神鬼之什焉人各叙其畧與詩之所錄作矣已又采昔人之所

弁州山人續稿

卷之四十七

十六

統論及品藻雜解辨證而復志其遺凡十二卷今而名之曰詩紀共得百五十一卷惟訥竭生平之力爲此書書成而御史甄敬刻之陝西行臺其刻既不能精又無爲之校訂者豕魚之誤相屬蓋至萬曆中而古鄆吳琯氏與其鄉人謝陸氏江都陸弼氏吳郡俞策氏相與傳校而復刻之金陵大約吳氏居其首而謝氏陸氏俞氏居其力其書遂完好無遺憾屬不佞直序之序曰昔者孔子刪詩三百篇諸國之風皆在焉而能以雅頌復戒門弟子何莫學夫詩而謂其可以興可以羣可以怨遠邇之事君父而至於多

識鳥獸草木之名亦在所不廢也孟氏而亦歎曰王者之跡熄而詩亡於是孔子之門弟子遂尊之爲經而不敢以他有韻之言並蓋千餘年而河汾王氏出而慨然以兩漢魏宗廟之音及曹劉以下之所詠撰刪而叙之以續三百篇之後天下後世羣起而攻之曰僭自王氏之爲僭而天下後世卒不敢以其詩而望三百篇嗟乎雅頌固無敢論而諸國之風寧盡有出於情而必止於禮義者夫子故不盡廢之今試取漢魏之合者而較國風之稍離者亦寧至大徑庭其夫時代之汗隆風俗之敦衰與政事之得失物情之

弇州山人續稿

卷之四十七

十七

變異可約畧而得之即孔子生河汾其所取舍與氏不可知要之未必不爲王氏刪也然自三百篇之外遂無一完什而虞夏之際其時固太樸不斲然亦而爲明良喜起亂而爲五子之歌世豈無一二興者必至殷周而稱始孔子既沒而爲七國其人固曰事于干戈無暇及篇什而亦豈無一二可傳者必至於漢而猶始且區區夷僭之楚侏離鳩舌尚有屈宋之徒爲之抒發其文藻而齊魯之褒衣博帶賓筵雅歌又豈無一二能賦者而乃竟寥寥也毋亦孔子之前故有之而不爲大師之所采因而有未睹者乎三百

篇之所拾與孔子之後其爲詩者佚於兵燹於秦火而不存乎抑亦竹簡漆書卷帙重大爲之既難而守之又未易以致此寥寥也漢之興竹更而縑鳥足更而筆篆更而隸若稍易矣而非有富勢大力者不能爲以故不獲周藏於閭閻而極於舟車之所至自唐而逮五季始以五經子史之屬書而登之木付之剞劂而後授墨焉毋之體一而予之用數百千同文之化遂徧於四海今馮氏能盡鳩古詩之逸與漢魏以後至隋之詩千餘年而悉合之吳謝陸俞四氏又其校甄敬之所行而重梓之即不必富勢有力者損一

弇州山人續稿

卷之四十七

十八

月之食而可得不必通國大都自鷄林之西玉門之東以一礮載之而可致嗟乎毋論其皆可以興可以卒可以怨達邇之事君父要之不無毛髮益而於鳥獸草木之名當亦不乏也吾甚愛夫馮氏之與四子者能得孔子之遺意以嘉惠後學故爲序之雖然孔子而在吾尚欲其刪者與餘者之並存毋使若古之寥寥而無可述也

馮子西征集序

馮子之集所爲四征者何其自武部遷而視貴竹學也則南戒之南而極於西矣故曰西征讀其集武部

之描撰皆在焉而何以獨稱西征也要其成也馮子之描撰其在武部者毋弗良而其成莫過於貴竹故以云馮子天才秀峻朗拔獨得其至而又以專精之力求之目營營日若與千古接而不復置一世於其衷第武部之作不能不擾之以事而膠之以屬應之目故不獲盡人而進之天迨至貴竹而其天全矣夫是以若庖丁之族牛而輪扁之斲輪也吾始讀其紀行之三篇而怵焉古無是也歐陽氏之濫觴而范氏

周氏陸氏之橫流然其辭蔓而枝今者若鏤矣若繪事矣其至者若化工之肖物矣鑿鑿乎古路史選也

弁州山人續稿

卷之四十七

五

紀行之詩而鼎贈附焉出於機入於淵五言其尤城哉若八珍之為味至舌而甘愈咀而愈不忍也矣悠乎上詩選也彼大記序之典而裁也志傳之法而綴也永啓之麗而則也竿牘之旨而俊也貴竹得其七武部得三矣其疏移之博辨也與筴事之哲也則武部之與貴竹也均矣吾以為馮子之才近柳子柳子之去禮部而游於嶺也馮子亦似之然而無憂謫作勞戀故而慕新之念以為之梗是故馮子之天全而柳子之天琢今馮子以為累拂衣而歸卧於秦伯季札之墟曰嚮者吾學於武部為之而有以為者

也學於貴竹為之而無以為者也今造物者惠我以日而不膠擾我我將無為而無不為而豈直一雕虫而已哉竊自謂今而後而天始全雖然余未之敢必也夫能使人不用者才全而德不形窺馮子之緒言與行事之哲亡但貴竹固已置四垂於股掌而馳弄之夫德機露矣馮子能不為世用而不能使世之必不用世且姑而奪之則何如曰不得已而有功者與有言者刑也亦所謂無為而無不為者也

弁州山人續稿卷之四十七

弁州山人續稿卷之四十七

三

弁州山人續稿卷之四十八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序

同姓諸王表序

昔哉班固之引詩曰介人惟藩大宗惟翰懷德惟寧
宗子惟城夫豈直以昭展親敦睦之誼蓋首廣樹肺
腑以來輔王室有深長思焉然天子之號僅爲王王
畿不過千里諸侯之殺也十之故以至親助德無兩
周公而爵斬九命地裁百里衛鄭以下可推已自秦
余州山人續稿卷之四十八

始私天下孤立自雄諸公子無尺寸之地拱手以成
關東諸侯之勢漢祖大鑒其失故襄王王齊元王王
楚王濟王吳如意王趙文帝王代皆跨州兼郡連城
數十宮室百官並制京師識者譏其矯枉過正焉易
世而後勢不得不分其地降其官屬苛責以法而削
其權至東平憲王遂兼驃騎將軍雖以王故位三公
上而隱然臣庶之列矣魏晉而後入爲常伯出領岳
牧積資累望始遷鼎司當是時一字二字皆同國封
無所軒輊隋唐之世始以一字爲國王天子之親子
弟爲之正一品二字爲郡王屬之稍疎者爲之從一

品以逮於宋大抵因之蓋國邑不及兩漢而事寄不
及六代秦之以祿食崇之以虛器如是而已元起沙
漠其自太祖以下咸分部西北或爲行國以畜牧自
娛樂或控西蕃賦城郭爲食邑又竭府庫之金帛綿
鈔以資之至世祖之昭穆始約畧如唐宋時而爵秩
稍崇事寄亦稍重

明興

高皇帝損益百代以成彛典而其大指在封建本支
翼衛磐石卽位之元年立 皇太子三年封 諸王
秦王都長安 晉王都晉陽 燕王都燕 周王都
汴梁 楚王都武昌 齊王都青 潭王都長沙
魯王都兗從子 靖江王都桂林皆據名藩控要害
以分制海內至十一年復封 蜀湘諸王國置相傳
以下官屬與 京師亞護衛精兵萬六千人牧馬數
千足其冕服則九旒九章車旂服飾僅下
天子一等靖江歲祿雖薄冕服亦次而設官置衛宗
廟社稷儼若親王

天子之臣貴重至太師丞相公侯不得與講分禮伏
而拜謁可謂隆崇之極矣 親王之支子尚得爲郡
王郡王之支子始爲鎮國將軍從一品鎮國之子爲

輔國從二品輔國之子爲奉國從三品皆將軍奉國之子爲鎮國中尉從四品鎮國之子爲輔國中尉從五品輔國之子爲奉國中尉從六品自是雖支庶皆得稱中尉不爲齊民而親王之女稱郡主尚之者曰儀賓從二品女自縣主郡君縣君鄉君儀賓自三品至六品皆得襲冠帶享祿奉推恩可謂廣矣高皇帝既厭羣臣太孫御曆而二十三王者皆叔行以意行國中自如禮樂刑政幾不自上裁之則傷恩縱之則傷法於是齊黃以鼂大夫之謀進而掩襲時下僂辱繼之諸叔惴惴人不自保

齊州山人續稿

卷之四十八

三

文皇因燕之成資奮戈南向僅三載而易大物雖神武絕倫猛將僂力蓋亦有天助焉高煦徂前勝宸濠乘國瑕用其螳螂之斧蛙通之鼓而當伏軾不旋踵而糜碎雖順逆之理懸亦強弱異也所以云弱者護衛不設不得臣一切吏民進止機宜一切不預百口之命仰給於縣官卽小有淫佚越志者片紙且下而夕繫於請室百世之社頃不屋矣然而麟趾振振螽斯日蕃殷之孫子其麗不億雖盡大農之賦不足以養之而浮繫一城祿請不給仕宦永絕農商莫遁於是禪王不知南面之愉支子更起齊民之慕雖大

司馬之九伐可以無施而司農宗伯技殫笑困而無所措手廼有請減歲祿者有限官勝者甚而有限支子者要之徒損

天子親親之名而無益於大計愚竊以爲海內大省十有五六其得封者獨河南山東山西湖廣陝西江西而已蜀僅有一王不足累自兩直隸及浙西三郡財賦之地不可以開朱邸其他若閩若廣若滇若貴若蜀之重順浙之東南諸望郡可以舉周韓晉代郡王而下其困不給者分徙而居之官爲量給道里居室之資所徙非大國則其民易支所徙皆困宗則其

齊州山人續稿

卷之四十八

四

人不絕上奉國中尉而下止以策室取婦官給資裝而不通屬籍不予冠帶不奉歲祿不限城野材者聽其補博士弟子取科第不材者習四民之業以自給年至六十始予本品服優之諸儀賓自鎮國以上以品爲冠服而亡奉廩輔國以下如齊民而不絕其仕路庶幾可以展轉而支百年夫踈不問親下不議上此在

天子獨斷而行之非可以人臣與也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此又不可舍置弗顧悉也作同姓諸王表